

此中國象棋之圖也。此棋盤每方十六子，分
車馬相士炮各一對，一帥一將共三十二子，乃
是國粹，對中此畫而已。



中国人的悟性

郝华忠 著

中
國
人

中國人系列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

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

问其故，曰：“无所可用。”

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

014044056

C955.2
98

中国和平出版社

郝华忠 著

中国人的悟性

中國人

中国人系列



C955.2
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悟性 / 郝华忠著.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4. 1
(中国人系列)

ISBN 978 - 7 - 5137 - 0694 - 0

I. ①中… II. ①郝… III. ①民族心理 - 研究 - 中国 ②民族性 - 研究 - 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20024 号

中国人的悟性

郝华忠 著

出 版 人: 肖 斌

责任编辑: 李 伟

装帧设计: 周 晓

责任印务: 石亚茹

出版发行: **中国和平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 13 号院 7 号楼 10 层 (100088)

发 行 部: (010)82093806

网 址: [www. hpbook. com](http://www.hpbook.com)

投稿邮箱: [hpbook@ hpbook. com](mailto:hpbook@hp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 75

字 数: 8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37 - 0694 - 0

定价: 26. 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第一章 止水上的莲花——漫话悟性 /1

中国是一个重情理的社会，情在先，理在后。咬死理被中国人称作迂阔，因为在中国社会这根本行不通，这使人不得不开窍。要想在中国社会游刃有余而又不失本色，非有深沉的悟性不可。

第二章 不知死 焉知生——中国人的生死感悟 /27

如果没有死，那么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堕落。死是对一切非理性、一切疯狂行为的拷问。在死的面前，一切重的东西都变轻了，轻得鸿毛不抵；一切轻的东西又都变得凝重了，凝重得化解不开。

第三章 一国之家务——人世与治世中的感悟 /41

古往今来，我们经常看到灵魂卑微的人将灵魂高大的人玩弄于股掌、恣意欺凌的情景。严格来说，这些出卖灵魂的小人与去势的男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失去了生命中最具本性的东西，因此对灵魂或肉体健全的人怀有一种深深的嫉恨。

第四章 逍遥游世 相忘于江湖——老庄的人生感悟 /65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修养最高的人能顺其自然，忘掉自己；修养到神化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无意于求名。

第五章 恬静的田园——中国人的幸福观

/93

中国人重视传统而平淡的生活，中国人的悟性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开启：“天伦之乐”、“颐享天年”、“无为无作，悠游清逸”、“平常心是道”、“知足者常乐”。庄子甚至说：“至乐无乐”。

第六章 拥坐菩提树下——中国人的佛缘

/113

中国人与佛教已有两千年的不解之缘；禅宗，曾是我们民族性灵耀眼的景观，禅机与禅理曾给我们民族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穷的启示与无限的生机。如若无禅，我们的生活和艺术将会失去很多味道。

第七章 热釜中的阴凉——魏晋风度与任诞的精灵

/133

中国人的任性放达由来已久。任性放达是中國人在專制的桎梏之下表現個性、表現自我的一種方式。

第八章 纸面上的血腥——历代文人的遭际及醒悟

/151

文人是什么？这是始终困扰文人的问题，在对这个世界说三道四了一辈子之后，却没有认清自我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生命的大误会。

第九章 面对五斗或更多的米——当今文化人心态

/169

现时有一通体散发庸俗的名词叫“大腕”。这是一种淡化了人品与灵魂专以取宠程度及票房衡量高下的评语。



第一章

止水上的莲花

——漫话悟性



中国是一个重情理的社会，情在先，理在后。咬死理被中国人称作迂阔，因为在中国社会这根本行不通，这使人不得不开窍。要想在中国社会游刃有余而又不失本色，非有深沉的悟性不可。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自己岂不无趣。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

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这是《红楼梦》里最令人痛惜的一幕。冷二郎（柳湘莲）与情小妹（尤三姐）本来是地造天设的一双，但偏偏不得结缘。柳湘莲在剧变之后心寂如灰，此前对这个世界的五色之感七情之感顿时消失。“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感，今既耻情而觉”。柳湘莲大梦醒来，看到一捕虱道士，问他：“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哪里去了。”

《红楼梦》之所以令后人几百年来荡气回肠，无非是使了令人先有大痴、大迷、大惑，然后突然抽掉踏板，令人一足踏空，最后森森然大彻大悟的神术。《红楼梦》洋洋百万言，皆可由一个禅字挂系。

这禅机是不难领会的。柳湘莲与尤三姐皆奉情为无上之物，因此，他们能为情而割舍一切。后人却从他们的痴情与割舍上领悟到须先有大惑方能有大悟的禅理。整部《红楼梦》简而言之便是叙述一个七情六欲由波高浪涌到风平浪静的过程。冷二郎与情小妹由感情的巅峰上跌落了，而书中的最大情痴贾宝玉最终也心如止水，义无反顾地奔七情六欲的墓地——空门而去。



若无禅机,《红楼梦》便无骨。事实上,《红楼梦》正是在禅宗高度发达的时代诞生的。

这部历史上最卓越的文学巨著,首先把人推入儿女情长的惊涛骇浪里,让人目眩神迷,然后他才施魔法,平风息浪,让你在心寂如水的一刻领略四大皆空的境界。

在禅宗的历史上,禅师们惯用抽空的方法来导引弟子开悟。如弟子说内心不安,便要弟子拿不安出来;如弟子深感自己罪孽深重,便要弟子拿罪孽出来。这种方法很灵验,一下子便斩断了“万根烦恼丝”,令人恍然大悟。

在禅家看来,人心就是一泓清水,在这里展现的一切都是影像。而这影像的真实与否,便取决于水面是否平定。心愈静,镜愈明,悟性便是止水上盛开的莲花。觉悟通常是心如止水时生发的。只有在风平浪静、水波不兴的时分,莲花才是最动人的。

禅家的这种见解包含着对人类精神世界深邃的把握。事实上,不同的心境映现的世界的确是迥然不同的。我们通常说第一印象如何如何,而再看过之后又如何如何不同,这其实便包含了心境调整的过程。在再次观照时,内心已不像初次目遇时被感觉的细指撩动得心旌摇曳,雾气漾漾,故心若止水,止水如镜,“象”便清晰了然了。

这种禅悟的方式至今仍然有效。我们若能让繁杂的心绪渐渐静息,用止水之心与无心之心去观照一个熟视的对象,比如家人乃至身边的器物,你会发现他们不一样了。你可能会拥有

一种与往日不同的对家人对器物的感觉。就像某一天，你突然对一朵花有了格外的注意，有了格外的感觉：哟！它怎么这么红啊！

一个朋友对我说，在过了很长时间平淡乏味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很有一种要挣脱的欲望，他说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七年之痒”吧？他对妻子既失去了热情，也失去了关注。有一天他在外面游戏得很晚才回家，一推门，见妻子席地而坐，正带女儿包饺子，他爱吃饺子，故妻子经常包很多饺子存放于冰箱。他久久注视着跪在地上用力操作、一身面污的妻子，他的心里涌起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从此，他的心又回了家。

人在止水心境中感遇到的东西便是悟。悟是人们通过心智的感应机能来认知世界、把握世界并以此规范自我行为的一种思维及行为方式。与知识灌输的方式不同，它是心智对真谛的呼应。是用心灵去打通世事雾障的过程。如果说人是会说话、能思维的高等动物，那么悟性便是高等动物的高等思维机能。可以说，较高的悟性只是天性聪慧者的一种品性根质。在这里，悟性将人们分出了优劣高下。

悟也是一种穿透的力，穿透的目的是要去探访人生真义。这真义，中国古代的圣哲们习惯称之为“道”。“道”是一切生命世界和非生命世界的大义，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道”是一切自然与社会变化的根本大法，因此，可称其为“永远的宪法”。

中国古代的圣哲们直接用心去看、去听，而且用了止水之



境的心去听、去看。于是一切真义便活灵活现。

这种向内心寻求一切真义的办法被中国人广泛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以保持自己不偏正轨。庄子认为生存之理如庖丁解牛，只能用心去感应才能达到尽善尽美。中国至今还有一项处罚内容便是反省，也是试图通过个人向自心检点的形式来使人改邪归正。

心性是如此重要，心性便是一切。慧能称风吹幡动其实只是心动，禅家把对自心的崇拜推向极致。

禅宗故事：大珠慧海初见马祖道一。马祖道一问他来自何处，大珠答：“越州大云寺。”马祖接着问：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是来求佛法的。”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哪有佛法可求？”马祖又说，“你自有宝藏而不顾，离家这么远做什么？”

大珠很奇怪地问道：“我有什么宝藏呢？”

马祖趁机开启：“现在问我的人就是你的宝藏！你何必向外寻求呢？”

大珠于是开悟。

据说，禅宗二祖神光向达摩初祖寻求指点迷津时说：诸佛心印的法门，可以说给我听吗？达摩说：诸佛心法，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神光又说：我心不得安宁，请大师为我说安心法门。达摩说：你把心找出来，我便为你安心。神光顿时陷入了思维困境，他说：我的心？它在哪里？了不可得啊！达摩说：

是啊！这便是你安心的法门啊。

要求得安宁，首先要抛却妄心，不系于心。

于是，达摩祖师又教神光修持的方法：要摒弃一切外缘，做到内心没有喘息波动的程度，歇下此心犹如立起一道墙壁一样，截止内外出入往来的妄动，由此，便可以入道了。

这些听起来颇为玄妙的说法被中国人得心应手地实践起来。当我们试图挽救一个误入歧途陷得很深的人时，我们先指出其“鬼迷心窍”，或更具体地指出他为情所惑或利令智昏。指出心性的偏差是拯救人的起点也是终点。这很像是佛家的劝诫：它告诫人们不要为世事的映像、波动的心绪所左右，而应放平心地，有了真知之后，才去行动。

浅显地说，要人头脑冷静地去思考问题，与禅家的以止水之心参悟是一种相通的修炼。

我们可以更形象、直观地说明“心”与“境”的关系。比如说，你置身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个揪斗会场，你若对揪斗对象有着阶级仇恨抑或有深入骨髓的个人恩怨，那么你的心潮可能是最为波高浪涌的。在这种情境之下，你内心的映像最是失真，最偏离客观实在。你心性的迷惑达到最深重的地步。你甚至不能觉悟到正在进行的戴高帽、喷气式或剃阴阳头是过激行为。

如若你参与其中的感情色彩不那么浓烈，情绪稍为平静一些，你会意识到这其中的行为过激，但你仍然认为揪斗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应该的，运动嘛！而如果你是一个被拥入会场的逍遥派，你的心境更为平稳，你可能会对这种揪斗的方式产



生反感，意识到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大可不必。但尽管如此，你仍可能被一种类似好奇的心态左右，它驱使你作了一个津津有味、惊涛骇浪的看客。

你如果真是心如止水，连一点好奇心也没有，那么你的看台便在最高的一层，你会感觉到不但这揪斗，连同这场面的看客都是荒唐的。那么在你的心镜上，映像便十分客观真实而且清晰明了，你甚至能看到“文革”的本相。你若有悟性的，那么，人生的真义便在你的心镜中呈现了。

同样的世象，在各自不同的心镜中呈现不同的映像，只是因为“心止”的程度不同。这“心止”的程度，便决定悟性的高低。

一个人的悟性并不决定于知识水平的高低。一个农民可以觉察到一场运动的悖理，而置身其中热衷参与的拥有较高知识水准的人反而毫无觉悟。

知识与悟性是两条路上行走的生灵。知识可通过勤奋努力来获取，悟性则不能。仅靠刻苦是不能见悟的。一个人的悟性靠的是“灵犀”，而它与人们通常说的智商不是一回事。智商是获取知识的资本，而“灵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感应器，它是直接通向“真如”的。

因此，即使处于同样的人生境况，人们的悟性也是高低迥异的。社会生活中迥异的处世法则与个人行为暴露了这一点。同样的世事敲打，有人便悟，有人仍懵懵懂懂。

庄子处在战乱不休、人世无常的战国时代，便觉悟世上所

有的东西都不如生命与自由更值得珍惜。因此，楚威王派使者邀他“出山”，他一口回绝了。他说：一只龟是愿意被供放于庙堂，还是愿意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泥地里爬行呢……我愿意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泥地里爬啊！

晋人张季鹰（张翰）在齐王府做官，有一年他在洛邑见秋风吹起，便忆起家乡吴地的美味鲈鱼脍，他感叹：“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便辞官打马回乡，重新享起家乡美味。因早脱是非，还避免了后来的杀身之祸。张翰可谓得了人生真谛。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鲁迅见看客而悟。鲁迅自述其初始学医的宗旨：“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毕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后来一日，鲁迅忽然在日本人播放的纪录片上看到了体格健壮、神情麻木的中国看客在观赏同胞被日军斩首的情景，鲁迅甚为震惊。

从此，鲁迅弃医从文了，他说：“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看客是如此刺激鲁迅的神经，在鲁迅看来，看客已成为国民形象的一个缩影。他在1919年发表的小说《药》中，再次对观赏清政府屠杀女革命党人秋瑾的看客作了入木的刻画：“……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



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在鲁迅的时代，杀戮与看客都不稀奇，但这没有对他人产生如此深的启悟。作为一个世象的看客，鲁迅不但比场内的看客，也比场外的看客显现出卓越的悟性。有些人看惯了杀头，并没有悟，而有些人看惯了看杀头的人，也没有悟，鲁迅却由此顿悟。

中国人所面临的世界始终是生动而感性的，纷纭的世事变幻总是直接敲击中国人的灵犀，使他们一次次开悟。包牺氏仰观俯察，终得象兆玄机；老子处离乱之世而得“无为”真谛，悟到阴阳正反的辩证法；庄子坐物欲纷争之地而得超然物外而又任性放达的人生要义。甚至连一些帝王们在极端困窘之下觉悟帝王之尊实乃人生牢笼。大明的末代皇帝在李自成进城前夕将亲生骨肉诛杀，他痛苦地对女儿说：“若何为生我家？”那些曾叱咤风云的潮头豪杰也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幡然醒悟，觉察到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不在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收获里。李斯将临腰斩，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一代文宗陆机临死也叹息道：“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中国人的悟性是简洁而深邃的。老子在那个时代就已认识到物极必反、过分注重物质文明必将导致人的异化。他主张不为、不执，绝功弃利，绝仁弃义，回复人的生命本义，消除人性中的异化成分。他认为这个社会不能太过分，“圣人去甚、去

奢、去泰”。

现代社会竭力追求提高生活水平，结果反而使成员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们的幸福感不能对应，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验证了古代智者的明心慧眼。

一切都处在无休止的变幻与转化之中。老子提出“反”的概念，“反者道之动”。老子在他那富含辩证法的《道德经》中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传授《周易》的学者在《易传》中更是宣扬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内中提到：“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以此种见地为出发点，中国人讲究圆通融会。一幅太极图便展示了中国人对世界灵活的把握。

东西方民族在气质上的不同，很像拳击与太极拳的区别。拳击追求招招致命，置人死地，无视对方的攻击性，一味展示自己的咄咄逼人。这使得拳击运动看上去激烈刺激，但过于外在，较少体现作为灵长之物的参与者的心智。太极拳则截然不同，它充分体现了参与者作为灵长之物的智力，一招一式无不体现出一种人生态度。太极拳首先把对方置于进攻者的位置，然后依其攻势而定格斗法则。它风格沉静，敛机锋于内底，一招一式皆讲究阴阳变化，起承转合；方圆、开合、顺逆、正反总是结伴而行，从不偏重一方。太极拳显示出一种外柔内刚的风格，因为它是知己知彼的武术，故常常能出奇制胜。

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离不开其文化母体。中国的拳术有着中国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子是不足为怪的。稍有悟性的



人都能觉察到，演练太极拳，便是在用肢体动作来诠释中国人生哲学大义。

阴和阳的辩证关系在古老的太极图上清晰地表现出来。阴阳双方都把自己延伸进对方的领域，中间的圆点意味着每一种力量达到极限时，便已孕育了太极的种子。

朱熹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阴阳之理被用于中医，中医理论的基础便是阴阳调和，事实证明，这种理论是切实的。中医成为世界医学上独有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消除消极因素的有效治疗方法。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二”便是阴阳伴侣，老子认为阴阳交冲才成和谐，才生万物。于是他又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而《周易》更是道尽阴阳之理。因此，《周易》可被视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种子，它孕育了长于悟察的中国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周易》无疑对老庄一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周易》、《道德经》、《南华经》也被后人并称“三玄”，成为道家经典，其中的承袭关系不难辨认。“《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道德经》则更是把天道人事的关系制定序列，明确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南华经》本归老子之言，“通天下一气耳”，并更进一步把对“道”的理解运行于社会人间，以求归道达性。“三玄”都以“天人感应”为基点，融通自然、社会与人生，成为中国人生哲学的高峰。

中国的文化思想可以说始终是参悟型的，这与西方的思辨

方式不同，中国人始终在追寻人生真义并努力使自己过一种简单而真实的生活。中国人的参悟与西方的思辨比较起来，貌似仅限于感性层次，实则涵盖深厚。它一步到位，直奔主题，避免了纠缠于枝枝蔓蔓。在国人已悟得生命本义的时代，西方的智者则还在要义的外围摸索。如今，西方人在精神世界跋涉很久之后发现，他们的终点很像是东方人出发的地方。

西方的哲学家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我思故我在。而在此前两千多年的老子看来，知道我在与不在并不重要，关键要知道“道”在哪里。那种思辨的小伎俩解决不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所以要义在“见素抱朴”。

这，便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

西方的传统思维只与与之切实相关的事物打交道，他们只考量目前的事物；而中国人试图跳开目前的情境，去远距离地、而又不离主题地探讨人生及无常世事的真实面目，比如说人生真义是不能通过实证的方式来把握，只能通过心的体验来感悟。这种感悟是有效的。今天，人们甚至发现，东方民族早熟的体悟竟与西方科学的发展殊途同归。

西方发达的科学的人文如今面临了深重的问题。西方人终于发现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越来越把人类推向了远离精神家园的境地，而如今的这种困窘局面，正是他们当初的孜孜以求所致的。在社会与人的极端异化与个人灵魂日趋孤独的 20 世纪，卡夫卡在东方的哲学里找到了答案，这使他对老庄之学沉醉